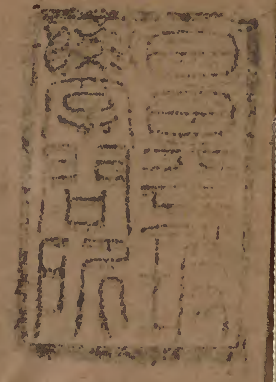


廿二史言行畧

廿八中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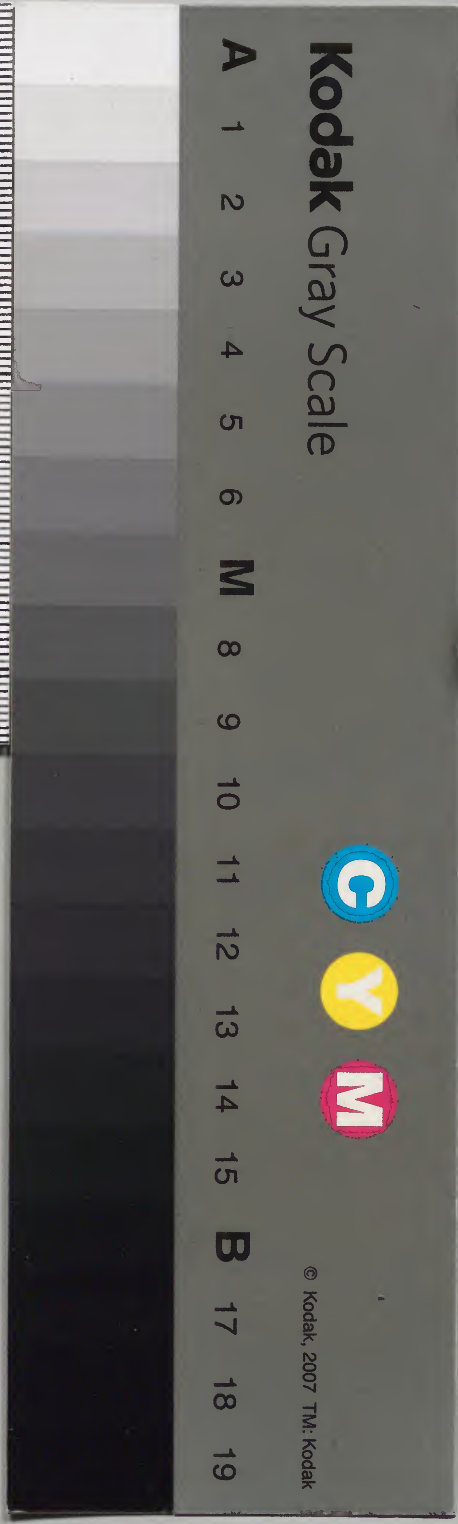


類	號	函	架	冊
九	〇	二	八	〇
漢	書	門		

類	號	冊	架	函
九	〇	二	八	〇
漢	書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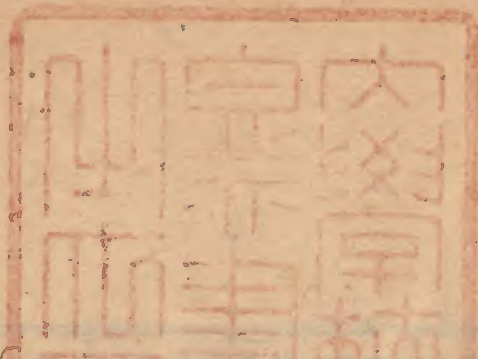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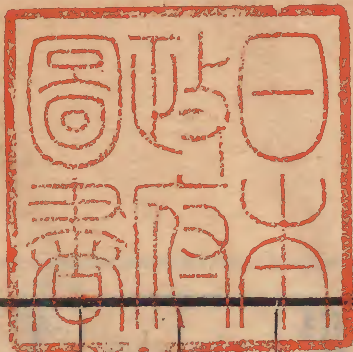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28
冊數	42 (27)
函號	290 141

共四十二
史鈔九



淺草文庫

盧愷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鷦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北史盧柔傳柳彧遷書侍御史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在前趙州關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



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北史柳彧傳

于志寧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太宗以功臣為代襲刺史

志寧以今古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從志寧所議舊唐

書于志寧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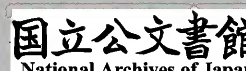
張九齡拜中書舍人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張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

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

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舊唐書張九齡傳

權德輿拜禮部尚書平章事與李藩同作相河中節度王鏐來朝貴倖多譽鏐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勲大歷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鏐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上從之舊唐書權德輿傳

許孟容遷給事中浙江東道觀察使裴肅卒以攝副使齊總為衢州刺史時總為肅剝下進奉以希恩遽受大郡物議喧然



詔出孟容執奏曰陛下比者以兵戎之地或不獲已超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總無殊績忽此超授羣情驚駭總是浙東判官今詔勅稱權知留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無此勅命便用此詔尤恐不可若總必有可錄陛下須要酬勞卽明書課最超一兩資與改今舉朝之人不知總之功能衢州浙東大郡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授之使遐邇不甘兇惡騰口如臣言不切乞陛下暫停此詔密使人聽察必賀聖朝無私今齊總詔謹隨狀封進尋有諫官論列乃留中不下德宗召孟容對於延英論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

舊唐書許孟容傳

韋宏景爲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穆宗用爲大僕卿宏景與給事薛存慶封還詔書論士經曰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惟月膺名象河稱重漢朝亦以石慶之謹愿陳萬年之行潔皆踐斯職謂之大寮今士經戚里常人班敘散秩以父任將帥家富貲財聲名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瀆官常以親則人物未賢以勲則寵待常厚今叨顯任誠謂謬官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士經之謂臣等職司違失實在守官其劉士經新除太僕卿勅未敢行下穆宗遣宰臣宣諭宏景等固執如前宰臣不得已改衛尉少卿穆宗復遣諭宏景曰

士經父昌有邊功士經為少列十餘年又尚雲安公主宜有
加恩朕思賞勞睦親之意竟行前命穆宗怒乃令宏景使安
南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舊唐書章
宏景傳

白居易拜左拾遺上欲加河東王鏐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
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鏐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
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鏐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

朝乃止

舊唐書白
居易傳

裴度授金紫光祿大夫宏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有程昇皇
甫鐔者姦織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
帝又以昇鐔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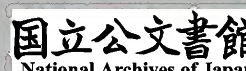
英面論日程昇皇甫鐔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
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為不可於陛下

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

舊唐書
裴度傳

李綱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
綱諫曰周家均工樂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如子
野皆繼世不易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
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
府有國家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
及徧高才猶伏草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
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新唐書
李綱傳



桓彥範為侍中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列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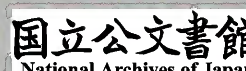
新唐書桓彥範傳

張九齡遷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

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李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既戾帝旨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

事而用仙客

新唐書張九齡傳



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
 併求京職俊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
 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
 司功太祝絜為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
 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
 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師
 者分任於外絲是公卿子弟皆出補新唐書源
乾曜傳
 嚴挺之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
 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戶部侍郎蕭炅林甫所引不知書
 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

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州刺史新唐書嚴
挺之傳

薛珏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
 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
 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

稱職新唐書
薛珏傳

張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
 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猷有司法引
 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新唐書張
孝忠傳
 盧坦李復為鄭滑節度使表為判官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
 復請為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職柰何

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遠出就坦謝新唐書 盧坦傳

柳仲郢為吏部侍郎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有劉習者以藥術進詔署鹽官仲郢以為醫有本色官若委錢穀名分不正帝

悟乃賜縑遣還新唐書 柳公綽傳

胡証充京西京北巡邊使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為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貨

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新唐書 胡証傳

鄭餘慶遷吏部尚書醫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微幸路不可權者不

悅新唐書 鄭餘慶傳

韋貫之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

子補齋郎貫之不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

以賤工子為之又劾忠義不宜汙朝籍忠義竟罷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

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新唐書 貫之傳

曹確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帝昵寵優

人李可及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

三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

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

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

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新唐書曹確

韋丹為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國不足于貲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新唐書

書韋丹傳

邊光範晉天福二年拜太府少卿上書曰臣聞唐太宗有言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必須得人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循官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史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望選能吏以蘇民瘼用致升平奏入留中

不出宋史邊光範傳

張昭遷兵部尚書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曰昔唐初劉泊馬周起於徒步太宗擢用為相其後柳璨朱朴方居下僚昭宗亦加大用此四士者受知於明主然太宗用之而國興昭宗用之而國亾士之難知如此臣願陛下存舊法而用人當以此四士為鑒戒世

宗善之宋史張昭傳

李昉加特進司空薨昉子宗訥擢國子監丞雍熙初昉在相位上欲命宗訥為尚書郎昉懇辭以為非承平故事止改秘書

丞宋史李昉傳

呂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

宋史

呂蒙正傳

裴莊巡撫江南使還言池州興國軍得良吏餘無足稱者且言朝廷所命知州通判率以資考而授至有因循偷安無政術而繼得親民者其素蘊公器有政績者偶緣公坐則黜司冗務員為其辨也

政績者加以恩禮 宋史裴莊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真

宗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

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 宋史李沆傳

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

言蒙正起裨販因緣戚里得官向徙彬州物論猶不平今予

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 宋史高若訥傳

梅摯進侍御史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

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

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宋史梅摯傳

王臻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

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

過者為之宋史王臻傳

楊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黃

簿王太冲為大理丞評事億以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即封詔

還未幾太冲補外宋史楊億傳

范純粹除徽猷閣待制純粹嘗論賣官之濫以為國法固許進

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

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

勤至於垂死不霑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

切為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宋史范仲淹傳

韓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欲以其屬高遵惠

張璪韓宗文為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為太后從父

璪者中書郎瑛之弟宗文臣姪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

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宋史韓縝傳

趙岷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

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

持內舉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為常資望

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

宜杜絕其源

宋史趙抃傳

楊繪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為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為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為寢其命

宋史楊繪傳

石公弼進殿中侍御史言刪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為之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賤

之路

宋史石公弼傳

朱勝非建炎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為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

宋史朱勝非傳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飛養子雲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每戰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八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州又攻破鄧州襄漢平功在第一飛不言逾年銓曹辯之始遷武翼郎楊么平功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飛力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冒矢石立奇功始沾一級男雲遽躡崇資何以服眾累表不受穎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命帶御器械飛又力辭之

宋史岳飛傳

呂本中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士院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

卒不從 宋史呂本中傳

程元鳳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

宋史程元鳳傳

鄭寀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外而諸闔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

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
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
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為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
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
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
而罔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
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

宋史鄭
案傳

蕭護思為北院樞密使命世預宰相選護思辭曰臣子孫賢否
未知得一客省使足矣從之

遼史蕭
護思傳

守道世宗授左諫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

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為之時恐晏非其
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

金史

完顏守
道傳

董師中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夾谷清臣薦知
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宗肅近以贓罪鞠于有司獄未竟不宜
改除上納其言曰朕知之矣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不
能化天下命復送有司

金史董
師中傳

承暉為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
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為大陽渡
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為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

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八品職任况痕都乃平章鑑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鑑深責之

金史承暉傳

孟奎改簽河東南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曰親民之寄

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

士人使紀綱其事

金史孟奎傳

王維翰遷大理卿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

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

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

金史王維翰傳

朶爾直班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有以善

音樂得幸者有旨用為崇文監丞朶爾直班它擬一人以聞

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省耶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倖人居清

選臣恐後世議陛下今選它人臣之罪也省臣無與焉帝乃

悅

元史朶爾直班傳

自當拜治書侍御史臺臣嘗奏除日文宗以筆塗一人姓名而

綴將作院官閭閻之名自當言閭閻為人詎諧惟可任教坊

司若以居風紀則臺綱掃地矣文宗乃止

元史自當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

官行省劉敏從容言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金帛若

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恩也

元史耶律楚材傳

王磐遷太常少卿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

因議更定官制磐奏疏曰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
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委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大
小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
術也臣以為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
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

元史王磐傳

張珪拜中書平章政事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珪曰伶人
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正之

元史張珪傳

敬儼拜中書參知政事舊制諸院及寺監得奏除其僚屬者歲
久多冒濫富民或以賂進有至大官者儼以名爵當慎惜會
臺臣亦以為言乃奏請悉追奪之遂著為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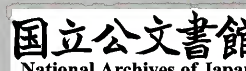
元史敬儼傳

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
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
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
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
可姑與之後勿為例乃為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元史張思明傳

韓鏞拜監察御史當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
要者常十之九帝乃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為吏部尚書鏞
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從吏入官烏足盡知天下賢才
況尚書秩三品巖起累官四品耳於法亦不得陞制可其奏

元史韓鏞傳



蓋苗拜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大臣欲宿衛士悉出為郡長官俾以養貧苗議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寄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

元史蓋苗傳

成遵遷中書右司郎中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淫之人其將何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乃可省臣從之

元史成遵傳

重聽納

朱雲為槐里令廢錮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亾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亾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漢書朱雲傳

陳忠拜尚書安帝始親朝事忠薦隱逸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

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後漢書
陳寵傳

楊震爲太尉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與人

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後漢書楊震傳

張皓拜司空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

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

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

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

死罪一等餘皆司寇

後漢書張皓傳

于義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

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

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

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

解隋書于義傳

長孫無忌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朕開讞書

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

者無忌對曰陛下卽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

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裨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

開此路猶冀時有讜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

魏徵拜特進知門下事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

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

也陛下思聞得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

若不衷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舊唐書魏徵傳

劉洎攝黃門侍郎加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荅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

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緇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洎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

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

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為卿改之舊唐書 劉洎傳

李遜為給事中遜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羣臣遜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啟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觀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

對舊唐書 李遜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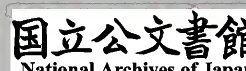
白居易拜左拾遺獻疏言事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

不避死亾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繇是多見聽納舊唐書白 居易傳

張嘉貞為天兵軍使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滅死新唐書張嘉貞傳

崔羣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為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固讓見



聽新唐書 崔羣傳

張萬福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新唐書 張萬福傳

張昭改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使館修撰上言御史彈事諫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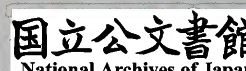
月給諫紙從之宋史張昭傳

高若訥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纜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宋史高若訥傳

丁度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謁皆賜對仁宗初即位止令附中書樞密奏之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宋史丁度傳

楊察權御史中丞御史何郟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宋史楊察傳

賈黯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時言者或論事亾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跡既疎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採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



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黷論以為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

宋史賈黷傳

謝泌為殿中丞直史館時言事者眾詔閣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抗疏陳其不可且言邊鄙有事民政未又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颯颯之情得以上達

宋史謝泌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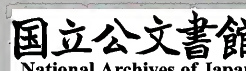
杜衍為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

宋史杜衍傳

吳奎為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為罷不問

宋史吳奎傳

蔡襄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慶歷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修及王素為諫官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修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為



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
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
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
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
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
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
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
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
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
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

宋史蔡襄傳

余靖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
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
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
肅為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
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

酒稅 宋史余靖傳

呂誨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
日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
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
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

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為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

宋史呂誨傳

朱京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

憚之目為真御史

宋史朱京傳

黃履遷御史中丞時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為職非有

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履拜尚書右丞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敢為陛下論得失乎乞徒

善地坐罷知亳州

宋史黃履傳

司馬光加資政殿學士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

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宋史司馬光傳

王巖叟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為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為治道已清而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

位邪二者皆非臣所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小人自消矣宋史王巖叟傳

王渙之通判衛州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

而用之難今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不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失為訕上以阿諛佞諂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是

以可否相濟為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而

小人肆為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聽言無

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唯正是用則

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宋史王漢之傳

上官均遷給事中太學生張寅亮應詔論事得罪屏斥均言寅

亮雖不識忌諱然志非懷邪陛下既招其來又罪其言恐沮

多士之氣寅亮得免宋史上官均傳

吳表臣遷右正言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

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

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

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

宋史吳表臣傳

曾幾知台州除直祕閣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起之於

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鞅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

者願加優容時帝懲秦檜擅權之弊方開言路應詔者眾幾

懼有獲戾者先事陳之帝大悅

宋史曾幾傳

張萬公拜參知政事進士李邦又者上封事因論世俗侈靡譏

涉先朝有司議言者罪上謂宰臣曰昔唐張元素以桀紂比

文皇今若方我為桀紂亦不之罪至於世宗功德豈容譏毀

顧問萬公曰卿謂何如萬公曰譏斥先朝固當治罪然舊無

此法今宜立使人知之乃命免邦又罪惟殿三舉

金史張萬公傳

李愈為刑部尚書舊制陳言者漏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

告人賞愈言此蓋所以防閑小人也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

命朝臣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聖言樂聞忠讜之意請

除去舊條以廣言路上嘉納焉

金史李愈傳

完顏伯嘉改御史中丞充宣差河南提控禮部郎中抹撚胡魯

刺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

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

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亾胡魯刺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

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近日言事者

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為恩曷若

置之而不問 金史完顏伯嘉傳

高汝礪為左諫議大夫時遇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乃上言
國家置諫臣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
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
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省臺以下遇朝奏事
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
及其已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亦難矣願諫職為何
如哉若曰非材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乞自
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
記言動俱當一體上從之 金史高汝礪傳

完顏賽不轉尚書右丞相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
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
于此尚書左丞顏蓋世魯素嫉居仁亦以為僭賽不徐進曰
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宏之德故不
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
是之 金史賽不傳

阿魯渾薩理免太史院使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魯
渾薩理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治帝
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渾薩理頓首謝曰臣不佞
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言者罪臣恐自

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曰卿真長者元史阿魯渾薩

理傳

許國禎以醫徵至世祖過飲馬渾得足疾國禎進藥味苦却不
服國禎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已
而足疾再作召國禎入視世祖曰不聽汝言果困斯疾對曰
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悅以七寶

馬鞍賜之元史許國禎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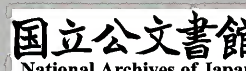
張思明拜中書參知政事升左丞帝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
音保瓊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強諫帝震怒殺觀音保
瓊咬兒哈的迷失以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

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成李既屬吏當論法丞相
乃力言之二人得從輕典元史張思明傳

李稷為監察御史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之患
元史李稷傳

重職分

程曉為黃門侍郎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
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
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脩厥
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
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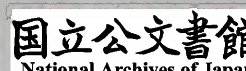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奸以爲腹

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尙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筭無所用之昔桑宏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
 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
 於國以禮義言之尙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復不罷是
 衮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魏志程昱傳
 高柔為廷尉魏初二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
 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
 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
 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
 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
 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

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
 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
 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宏益大化帝嘉納焉魏志高柔傳
 杜佑拜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平章事加宏文館大學士
 攝冢宰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漸權百司之職廣署吏員繁
 而難理佑始奏營繕歸之將作木炭歸之司農染練歸之少
 府綱條頗整公議多之朝廷允其議舊唐書杜佑傳
 郭承嘏進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
 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
 宜帝順納新唐書郭子儀傳



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

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 宋史范鎮傳

蕭孝忠拜北院樞密使國制以契丹漢人分北南院樞密治之

孝忠奏曰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為一天下幸甚

遼史蕭孝忠傳

拜住拜中書左丞相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 元史拜住

傳

何瑋拜中書參知政事時宰執凡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

賢也今宰執員多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 元史何伯祥傳

姚天福拜監察御史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

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

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 元史

姚天福傳

重除代

邊光範漢初改檢校刑部尙書衛尉卿上言伏見朝廷除刺史不限年月或未及期年又聞除代往來跋涉豈暇撫懷望慎

選良牧立定年限以責輯綏之効疏入不報宋史邊光範傳

周必大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革二弊宋史周必大傳莊夏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

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

宋史莊夏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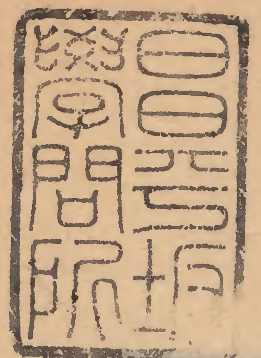
曾從龍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諭德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張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絕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寬



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 宋史曾從龍傳

重禮遇

王珪遷侍中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温彥博同進曰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元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乎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 新唐書王珪傳



文化甲子

